

原野上的树

◎孙伟

我读过的美丽的诗篇，就是原野上的树。

初冬的清晨，我走进原野。那些矗立在原野上的树木，不知何时已经悄然卸下浓绿的盛装。它们的叶片已经由浅黄变成金黄、枯黄。然后在一个霜重的清晨，叶片旋转着，悄无声息地投向大地。没有告别的仪式，也不会发出一丝悲鸣。唯有叶片触地的一声轻响，转瞬就被旷野的风无情吞没。树就那么沉默地站着，如一位退去华服的老者，与时间的河流赤诚相对。

这些原野上的树，没有主人，也从不知迁徙为何物。种子落地的一瞬间，便注定了一种守望的姿势。一粒种子，落于不同的境地，便有不同的际遇。落在田间地头，也许偶得农夫眷顾，刨去杂草施一捧肥；落在石畔沟壑，便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寻找生机。但这些原野上的树，没有抱怨出身，更不会谴责命运。土地肥沃，它木质松软，长势阔达疏朗；土地贫瘠，它木质紧密，树形奇崛遒劲，更加富有动态的美感。但无论环境怎样，它一刻不停地生长着，仿佛用全部力量向大地天空呐喊——我在活着！

是的，最令人感叹的，是那些身处绝境的树。我曾在崖边见一棵老槐，扎根在两块大石之间，树干已然中空，树皮皴裂如龟背。祖父母说幼年见它就是如此。一晃百年，如今还是这样，也或者是更老了一些，但仍在春天发芽，初夏开出满头的槐花。它默默无语，只知道餐风饮露，根须在黑暗中延伸，比树冠更为茂盛。像一只苍劲有力的手，把仅有的一点泥土紧紧攥在手里。风来时，它跟着咆哮；雨来时，它饮得欢畅。它深知，命运给予它的就是如此，要想活下去，只能让自己更加强悍。

这些原野上的树，从不期望有人来欣赏光顾。生命是自己的，无需别人只言片语的赞美。鸟雀的驻足与聒噪，只是暂时的抒怀解闷。它是甘愿寂寞的。在它的生命中，重逢与告别每时每刻都在上演。告别春阳迎来夏雨，告别秋风迎来寒风朔雪。但每一棵树都很从容，坦然，它只是沉默的把故事镌刻在年轮上和纹理中。这种沉默不是空洞的，它饱含着岁月的重量。

真的，当你站在旷野里的某一棵树下，你能感受到树的静默。那是一种深沉内敛的沉思，而又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热情与智慧。

人们总是羡慕候鸟的迁徙、兽类的自由。有多少人想到树木的坚守呢？游动需要勇气，坚守又何尝不是呢？当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变得嘈杂，人心的纯净与执着反倒更加难得可贵了。

夕阳西下，我徘徊在田野上，深深凝望着这些原野中的树。它们的影子变细、拉长，像一枚枚时针不停地转动着。它们是大地上的坐标，也是时间忠实的记录者。它们让我感觉，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，所有努力向上的生命都值得赞美。尤其是那些像树一样，沉默的、坚强的，把根深扎于地下、活出自我风采的人。

他们只是站在那里，便是大地上最美的诗篇。



障日山

◎王树文

诸城的障日山，在距离城区二十余公里的林家村镇，是当地的一座名山。

从下屋子村出发，移步上行。绵延的柏油路变幻成一条飘逸的带子，一头牵着脚下，一头缠绕在山上。昂首仰望过去，山就像披了一袭细纱巾，在风里绰约。愈行愈近，愈近就愈清晰，纱巾就愈显妩媚妖娆。

沿着东坡书院的南侧缓行，我们首遇的景点是“东坡泉”。泉水清冽，丝丝缕缕，淙淙有声。遥想当年苏老先生游山至此，偶遇一泓清泉，该是一种怎样怡然的心境呢？那素心白练，万颗银珠，岂不是像极了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衷？

煮一壶香茗，品啜着生活的滋味，静享自然的声音。往事逾千年，这泓清泉悄悄流淌，传递着那份亘古不变的清纯与质朴。

当柏油路变成了古朴的石阶，我们便彻底走进了山的怀抱。左右峰岭叠翠，上下山气簇拥；沟壑横空，乱石鳞峋……山的俏丽隽永，山的雄浑与伟岸，以及那苏老先生口中的“小峨眉”的曼妙身姿就这样一览无余，呈现于眼前。

石阶漫漫，随意往来。上下左右，任意东西。穿过柞树林海，吸吮了微醺的空气后，又闻水声潺潺，风鸣鸟喧。于是肺腑耳目，为之洗涂一新，天地澄明，更有尘俗皆忘而至于其乐融融的超凡境界了。

下站是石门。石门，很容易让人想起李白的“洞天石扉，訇然中开”。“石门”过后，一处陡崖挺立过来，同行者说，此地名为“木鱼石”。据说，“木鱼石又称石鼓，以石敲击，如木鱼声声，又似以槌击磨，叮咚悦耳。”同游者中，有人以石叩击石壁，木鱼石铮铮有声。这清脆之声，仿如穿越了千年的古天籁，唱响在游人的耳畔。

经石门，过木鱼石，更上一层楼，到达白云寺。这是一座始建于唐代的佛教寺院，如今已然废弃。而遗址的布局却清晰可辨，古井、钟楼、大殿……想整个障日山区，在明末清初香火鼎盛时期，已经达到了五寺二十八庵的宏大规模，僧尼、道士达两千多人。“山当曲处皆藏寺，路欲穷时又遇僧”该是一幅怎样极致又恢宏壮观的风景？

暮鼓晨钟，晚霞映院；日升月落，清静自持。袅袅升腾的炉香，飘向高远，带着这群世外人群的梦想，走向宇宙深处。

在依依不舍和畅想中，继续攀登。我们在接近山顶的一处平台上，停驻下来。“这里是很好的一个驿站呢！”不少的游人惊叹道。他们踏上这块足有十平方米的像床一样的巨石上，坐着、躺着、观望着。

在“驿站”稍事休憩，再次出发。先躬身攀上一段高崖，后跌跌撞撞踱过一条荒野小径，在无限的期待中，那“金龟探海”的景象便赫然

然呈现于眼前了。一块巨石，身躯融进山体里面，头部酷似乌龟，在金色的阳光下，朝向大海的方向，在深情探望。到底是谁的惊天妙手，又是经历了怎样匠心的切削，才雕琢、打磨至此，成为了现在的这副模样，才有了这般极富创意的作品？

与“金龟探海”紧紧相邻的，是山巅的太平军的磨箭石。此石因太平军曾经在这里磨砺过枪箭而得名。一百多年后的今天，磨痕虽已漫漶难辨，然而绕过那发黑了青苔，却依旧能找到当年划痕的影子，让人不禁唏嘘。

磨箭石之西，是障日山的另一座山头。山上赭红色的巨石平坦而宽广。这里，应该就是资料里说的红崖古战场。飒飒的风，早已拂去了岁月的气息。可当人心惊胆颤立于崖顶，俯瞰这片土地，心中总会涌起一阵阵悲凉。

一边是梵音缭绕，焚香祈愿，一边却又是箭影刀光，金戈交鸣，谁会料想到，悲天悯人的古刹和血雨腥风的战场竟这样近在咫尺，同在一幅相框里，泾渭分明。地理的总会变成历史的，自然的总会变成人文的，这或许就是自然的秘笈之所在。自地壳运动剧烈碰撞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一切。

因绮丽而建了古刹，又因险峻而成为了战场。古刹使之闻名，战场也使之闻名。障日山，真的是个神奇之地。

诸城竹山

◎刘树亮

竹海连天石漱凉，松摇翠幕抱山庄。
虹桥跨壑云阶险，玉瀑涵秋涧韵长。
筏影穿岩惊碧落，陶钧引趣醉诗肠。
谁将仙境移齐鲁，万物琳琅照大荒。

一丛花·枯荷

◎管恩锋

残红退尽立前塘。孤影对斜阳。霜风锻就铮铮骨，水云间，时有清香。生命长存，岁华依旧，枯瘦也芬芳。

冰心未改岁时光，独抱一池凉。一身正气惊浮世，纵寒侵，自谱新章。举头看云，卧冰踏雪，情寄水中央。

小雪日偶感

◎丁诚忠

白雪迟来日照身，河边时见雁游人。
若非黄叶枝头落，错把初冬作暖春。

初冬寄怀

◎陈显荣

小雪天晴无片雪，庭园树影半青黄。
夜谈随叹时光快，晨练先修意念刚。
红叶如花拍彩照，绿竹含爱映明窗。
寒衣节至梦难准，游子感恩思故乡。

【双调·庆宫和】

初冬印象

◎崔健

旭日东升和畅风，不觉初冬。最美黄炉与丹枫，柿红，柿红。
更有金黄辉半空，扇舞从容。扮靓秋冬破苍穹，雉水，雉水。

聊起记日记

◎曾繁梅

与友聊天，笑聊起我喜欢记日记一事。说起记日记，还是我初中时养成并坚持下来的习惯。

上初中时，语文老师告诉我们，读书要写笔记，遇到好词好句一时背不下来，就记下来过后再看看，对于提高作文水平很有帮助。我小时候喜欢读书，即便是小人书，对我而言也是奢侈品，只要我拿到就会如饥似渴地读完。读了读了，却没有记笔记。听了老师的话后，我就开始读书记笔记，并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。习惯成自然，一路走来，不但记录学习、成长，亦记录工作与生活。

记日记，这习惯养成的时间好像不长，其实已经近五十年了。记日记是我自己喜欢的事，亦是自己受益的事。因为无论快乐还是烦恼困惑，写下来，记下来，感觉如同卸包袱，身心轻松。就这样，我一路走，一路记。今年退休的我，觉得自己六十年的人生就像这四季轮回一样，不断经历着成长与变化。从懵懂无知到成熟稳重再到开启快乐的退休生活，我曾经也面临着无数次的选择与考验，经历着苦辣酸甜、悲欢离合人间至味。这些过程，几乎都被我用或少的文字记录下来。

别小看记录的这些不起眼的点滴，它们可是滋养我心灵的土壤，是悄悄改变我命运的力量。那些用文字记录下来，温暖的和美，能让我感到幸福快乐，也能让我变得更加好，更加阳光。

退休后，我仍然用一颗感恩的心，满怀热爱，记录自己的生活，让自己在变老的路上仍然保持那份对生活的激情与活力。

“人生真正的幸福，不过就是万家灯火的温暖和柴米油盐的充实。”人生最贵是平安，最暖是健康。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好好爱自己并努力把自己活成一束光，把普通平凡的生活过得明亮、有力、坦然！



摄影：孔祥秋

拍摄地点：昌邑市于家山下村



染果

◎于悟秀

染果垂枝处，秋色正酣时。昌乐县城数条街的染树，仿佛约好了似的，一齐举起了小小的火把。米粒般的淡黄染花，早已悄悄谢幕。此刻的主角，是它们孕育出的染果。这些果子空灵得很，是三片薄薄的膜瓣合抱成的一盏盏小灯笼，模样精巧。它们一串一串，一簇簇高悬在羽状的枝叶间，成了秋日最别致的风景。

最奇的是它们的颜色。它们不甘安于一种色调，同一株树甚至同一根枝杈上，竟也呈现出参差的色谱：有的是浅浅的荷叶绿，留着夏日的余韵；有的已转为温润的琥珀黄，透着蜜糖似的光泽；更有那性子急的，已染成酡酏的胭脂红，像美人醉后的酡颜，又像从天边剪

下的一角晚霞，像是秋姑娘不小心打翻的调色盘，把所有暖色都泼洒在了这枝枝叶叶上。我喜欢站在午后的染树下，仰头静看。秋阳醇厚温柔，斜斜地穿过枝叶，给这些小灯笼镀上淡淡的金边。光不刺眼，温润而泽，仿佛一块上好的古玉，由内而外地蕴出光来。于是那一盏盏灯笼，便像一群披着金辉的精灵，在透明的空气里做着恬静的梦。它们那样安详地悬着，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号令。

是在等风吧，我想。秋风是技艺高超的琴师。它不来时，天地是一幅静止的油画；它一来，哪怕极轻地一拂，满树的精灵便苏醒了。三棱的果荚相互碰着，摩挲着，发出一片极细

碎的“沙沙”声。这声音，像蚕蚕食叶，又像慈母在夜深时分的耳语，能将周遭的喧嚣都推开去。心头纷杂的思绪，仿佛也被这秋声抚平，化作一泓清水。

走着，走着，忽然想起《山海经》里那则渺远的记载：“大荒之中，有云雨之山，有木名曰栾。黄本，赤枝，青叶，群帝焉取药。”原来在洪荒时代，它便立于仙山之上。这一想，眼前的染树霎时高大幽深起来，它不再只是悦目的树，倒像一位从远古走来的沉默使者，立在这现代的街衢旁，静观人世的变迁。我们每日从它身下走过，庸庸碌碌，竟不知自己是在与一段活着的、呼吸着的历史擦肩。

活出自己的颜色

◎傅彩霞

一棵普通的小草。不是我的，我从不敢奢求，属于我的，我也绝不放弃。虽然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活得并不怎么鲜艳，但既然活着，就得有自己的颜色。我不爱打扮自己，我却打扮了大地。”他以“一棵小草”的谦卑道出六十年对声音艺术的坚守。“所以，今天我请刘风把我推上来，我们共同接受这份沉甸甸的人民的嘱托。”然后，他转身与现任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紧紧相拥，这个拥抱意味深长，既是新老艺术家的心心相印、彼此鼓励，更是艺术薪火的赓续传承、奋楫笃行的接力。

最后，乔榛先生还分享了他的人生座右铭，道出了从艺的初心：“大家都知道，先做人，后从艺。所以，我的座右铭是——澄怀观道，潜心理悟。”“澄怀观道，潜心理悟”，就是以纯粹之心悟规律，以专注之力铸内核，让“做人”与“从艺”互为根基，浑然一体，既有文人的通透格局，亦有艺术家的执着坚守，更有洗尽铅华的从容笃定。

电影是流动的光影艺术。好电影总是以光为笔，以影为墨，织就出深邃动人的人性秘境，带给我们无穷的惊喜与绵长的感动。我爱电影，也格外关注各类电影获奖的动态。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直播当晚，我特意早早端坐电视机前静候盛典开启，这一夜，既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的深情回望与崭新启程，更是新老电影人精神交汇、薪火相传的动人时刻。

语言表演艺术家乔榛、导演肖桂云两位前辈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，全场观众不约而同起立致敬。刘风推着83岁的乔榛先生缓缓走向舞台，他的获奖感言短短四分多钟，却字字肺腑，情真意切。那份历经岁月沉淀的从容赤诚，不仅折服了现场所有人，更让屏幕前的我眼前一亮，心头一热，心头一颤，不由赞叹：这才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，不负岁月，不负热爱，真正活出了自己的颜色！

作为声音的造梦者，乔榛先生曾为千余部译制片配音，亦是功底深厚的配音导演。他的声音沉稳浑厚，富有磁性，吐字清晰利落，气场愈发强劲，仿佛拥有神奇魔力，能让平面的文字立体鲜活，让人物的对话染上情绪的色泽，更能精准诠释正直、智慧、坚毅的人物形象，让角色形神兼备，呼之欲出。他用声音塑造的经典男主形象，早已成为几代人青春里的美好印记。我至今仍记得乔榛先生配音的《魂断蓝桥》《廊桥遗梦》等众多经典影片。更令人动容的是，他在深耕艺术、坚守初心之余，曾6次患癌，9次与死神擦肩而过，却始终泰然处之，向阳而生。这份穿越风雨的豁达与坚韧，着实让人肃然起敬。

记得多年前，表演艺术家田华在金属颁奖典礼上，也曾留下一段震撼心灵的致辞：“你们年轻，我们也年轻，你们年轻写在脸上，我们年轻总是藏在心房。你们做梦，我们也做梦，你们做梦充满遐想，我们做梦从来不去多想。你们有爱情，我们也有爱情啊，你们的爱情讲究的是热情奔放，我们的爱情讲究的是地久天长。你们是财富，我们也是财富，你们的财富在于来日方长，我们的财富在于饱经沧桑。你们是太阳，我们也是太阳，你们是一轮火红的朝阳，蒸蒸日上。我们是

一抹绚丽的夕阳，同样灿烂辉煌。朋友，朋友们，不要看我们年过半百，银发飘零，归根的落叶尚能肥沃泥土，降落的夕阳意在点燃繁星。我们为什么离休而不离舞？只要雄心不老，就有无尽的可能。”这段获奖感言，同样没有半句空洞口号，全是对生活与事业的纯粹热爱，“离休而不离‘舞’”的坚守，“雄心不老便有无尽潜能”的信念，这难道不是老一辈艺术家德艺双馨的生动写照吗？

乔榛与田华两位老艺术家的风采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——岁月沉香，自绽光华。他们在舞台上的从容不迫、游刃有余，皆源于充分细致的准备，对奖项的无比珍视，更离不开自身深厚的综合素养。这份对艺术的赤诚坚守、对初心的始终笃定，正是艺术家作为时代风气引领者，人心向善风向标与社会责任标杆的生动诠释。

作为一名写作者，我何其有幸，能与诸多师徒友爱为忘年之交。与他们相处，我常感念于老派文人真诚朴实、谦逊温和的处世之道，以及博学笃行，严谨审慎的求真执着。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唯有靠近优秀，方能追逐优秀；唯有与智者同行，方能砥砺前行。愿我们皆能以榜样为镜，见贤思齐，尚优而行，在自己的时光里沉淀力量，真正活出自己的颜色！